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八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卓吾論略 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衚衕梓人

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並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

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毋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毋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憒憒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

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月
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録生即高
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
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
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
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
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
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
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

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
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
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温陵禪師福地
居士謂吾温陵人嘗號温陵居士至是日遊遨百泉
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
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
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
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
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

晝夜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羅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盡庚幾欲以免難云居京邸一閱月不得缺橐垔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積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弔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沒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

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為人子孫者以安親為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為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宥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婦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賻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于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責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迕也收淚改容謝曰

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
也勉行裏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
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
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
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
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
灌溉豐收哉縱與必不受肎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
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
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歿老媼有告

者曰人盡餓官欲發粟聞其来者爲鄧石陽推官與
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
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己俸二星幷馳書與僚長
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
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
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
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
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淚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
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

與室人秉燭相對眞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眞

吾故矯情鎭之到此方覺屐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

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于國子雖子能堪

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譏其不知止也

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于不聞道樂莫

樂於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秪爲家事全忘却

温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

而學焉人曰子性大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

苟聞道當自究閣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

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
得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
思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請以誌囑雖
然予若死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爲若死于道路
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
作傳其可予應曰予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顧虎
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畧後予遊四方不見居
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
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論政篇爲羅姚州作

先是楊東淇爲郡南充陳君實守是州與別駕張馬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一時可謂盛矣今三十餘年而君來爲州守于與周君張君各以次先後並至諸父老有從旁竊嘆者曰此豈有似於曩時也乎何其濟濟尤盛也未幾唐公下車復爾相問于乃驟張之曰此間官僚皆數十年而一再見者也願公加意培植于上勿生疑貳足矣惟于知府一人不類雖然有多賢足以上人爲于夾輔雖不類庸何傷唐公聞于

言而壯之是春兩臺復命君與諸君俱蒙禮待雖予不類亦竊濫及前年之言迨合矣予固因景亥其語以爲君與諸君賀而獨言予之不類者以質于君焉蓋予嘗聞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説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已也有仕于土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往以已之所種蓺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歟且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

于巳因乎人者恒順于民其治效固巳異矣夫人之與巳不相若也有諸巳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巳矣而望人之同無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無也而非遍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歸吾之教而愚不肖則遠矣於是有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從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使爭乎至人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

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豁而鶩焉也動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縶而顛且仆也今子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惡也過嚴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惡安知已之無惡乎其于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子是以益懼不類而切倚仗于君焉吾聞君生長劍門既壯而仕經太華而獨覩昭曠于衡岳之巔其中豈無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與君談說及此乎不然何以兩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誦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則子言爲贅如

其不然則予之所聞于有道者詳矣君其果有當于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當于心也則予雖不類庸何傷乎

何心隱論

何心隱即梁汝元也予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二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于天地之間是公之所

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
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
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
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
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
宜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
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
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賢爲命而不以田
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

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見忿于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絕陳畏匡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

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爲顰學之則爲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爲也公以爲世人聞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

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冤也方其揭榜過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噓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眞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

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一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曾朱家誰爲脫季布吾人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寃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孫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眞故必欲刻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眞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眞者之所以高心

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為訓與上闇闇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絕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于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學者之所以為心隱病也吾以為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自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為何物學為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

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過焉然予未嘗親覩其儀容而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遽以為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為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為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因畜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不出于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

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焉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語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

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首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
載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
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
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
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
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爲至祥極瑞歌詠於郊禘
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后世獨諱言鬼何
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
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爲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瀆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

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遡之可遠也是故不事諂
瀆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
而未見有一人之能遠鬼神者何哉揲蓍布卦卜地
選勝擇日諏時務索之冥冥之中以儌未涯之福欲
以遺所不知何人其諂瀆甚矣而猶故爲大言以誑
人曰佛老爲異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
一旦緩急手脚忙亂禱祀祈禳則此等實先奔走反
甚于細民之敬鬼者是何怪也然則其不能遠鬼神
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誠知鬼神之當敬則

其不能移民之事者鮮矣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天爲理可也而謂祭天所以祭理可與以鬼神爲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是祭良能可與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後祭天地則是必天子而後可以祭理也凡爲臣庶人者獨不得與于有理之祭又豈可與然則理之爲理亦大傷民財勞民力不若無理之爲愈矣圜丘方澤之設牲幣爵號之陳大祀之典亦太不經駿奔執豆者亦太無義矣國之大事在祀甯如此又安在其爲國之大事

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不太可惜乎鐘鼓　喤喤磬筦
將將又安見其能降福穰穰懷柔百神及　河喬岳也
周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則皇祖陟
降誰授之衣昭事小心儼然如在其上者當從祼祖
之形文子文孫又安用對越爲也商書曰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
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
靈赫然臨女則爾祖我祖眞同兒戲金縢策祝同符
新室上誑武王下誑召畢近誑元孫遠誑太王王季

文王多材多藝之云眞矯誣也哉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爲有商氏而有天下嗚呼周有天下歷年八百厚澤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賢聖之王六七繼作鳥之遺也一則祖鳦一則祖媺後之君子敬鬼可矣

戰國論

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為戰國既為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于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群小搆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為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

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蹤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

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于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胥儕之人矣

兵食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爲

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于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

也何惑焉至于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既出于不得已則為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為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

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謂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言而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為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

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胄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

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
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兎然又何有于即我乎
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
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
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懽欣讌樂鼓舞不倦不待耀
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分
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
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
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

未嘗敎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虵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閑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皷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于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

嘗以武名爲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秪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頊今秦強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賢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

綜錯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哲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

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于既竭者也夫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

隨以竭吾骨攪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眞非眞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若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存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耶且夫世之眞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

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已之壘磈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咲者小小風

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觀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于戲論倘猶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玉合

此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却緩慢却泛散是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歎恨于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伯仲也嗚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夫然君平者

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崑崙奴

許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崑崙奴當時力取紅綃使重關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忠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俠而妾妾之終不可用也或不知其爲俠而輕置之則亦不肯爲我死爲我用也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

不難於奴事而在於成事也使奴而可以成事則奴真無難矣使奴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肯以輕奴哉貫高之必出張王審出張王而後絕吭以奴者是也若崑崙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則奴願畢矣縱奴亦有何難但郭家自無奈崑崙奴何耳劍術縱精初何足恃設使無劍術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之何乎觀其酬對之語可見矣況彼五十人者自謂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網矣一夫敢奴于夫莫當況僅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換奴命乎直潰圍出本

自無匹而奈何以劍術目之謂之劍術且不可而乃謂之劍俠不益傷乎劍安得有俠也人能俠劍劍又安能俠人人而俠劍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謂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者是也夫萬人之敵豈一劍之任邪彼以劍俠稱烈士者眞可謂不識俠者矣嗚呼俠之一字豈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一俠耳夫劍之有術亦非眞英雄者之所願也何也天下無不破之術也我以術自聖彼亦必以術自神術而逢術則術窮矣曾謂荆卿而未嘗聞此乎張良

之擊秦王也時無術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術者立爲虀粉矣故黃石老大嗔怪于圯橋之下也嗣後不用一術只以無窮神妙不可測識之術應之滅秦興漢滅項興劉韓彭之俎醢不及蕭何之械繫不及呂后之妬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術之有况劒術耶吾是以深悲魯句踐之陋也彼其區區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蓋真俠者也非以劍術俠也

拜月

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眞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尤爲閑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興福投奔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與福爲妹丈世隆爲妻兄無德不酬無恩不答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紅拂

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虬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槩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李溫陵集卷之八

李溫陵集卷之九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眞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眞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眞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失却眞心便失却眞人人而非眞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

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

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

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

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
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
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
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
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
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
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
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
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

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經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為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為無無有無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于自

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緫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著空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眞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億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豈惟

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眞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眞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歎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

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柰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于泯泯爾矣

提綱說

道本大道因經故不明經以明道因解故不能明道然則經者道之賊解者經之障安足用歟雖然善學者通經不善學者執經能者悟于解而不能者爲解

悞其爲賊爲障也宜也夫前人說經後人解經要不過爲能者通此一線路耳非與夫不能者道也予在滇中有友求書心經書訖仍題數語于後名之曰提綱雖不以解名然亦何嘗離解也哉黄安邑侯既刻提綱矣復幷予所注道德解並刻之觀其心其通經者歟其爲不執經不爲解悞者歟書以俟之

無爲說

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既謂之爲矣

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眞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也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也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冦之任相事之攝其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魯

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為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腳根虛寔無益於事秪亂道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為而為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曰聖學無所為既無所為矣又何以為聖為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為而率

爾胃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欲先行其言者以此故也盖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羲皇以前未暇論矣自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强周公之禮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曾三月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于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何如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

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强功利也或眞得無爲之體又不堅忍不用之術輙爲有爲之業所忻豔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于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汲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淸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

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孫子于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盖至于異姓更主而百姓猶安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長補短其利百倍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茀牵于意見狃于成說必欲補綴傅會勉強湊合以求

萬全免譏毀是以終于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四勿說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巳學者多執一巳定見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大人勿爲眞巳無巳有巳即克此顔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即四絕也即四無也即四不也四絕者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是也四不者中庸卒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顔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即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

則即不而勿此千古絕學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沒而其學遂亡故曰未聞好學者雖曾子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況濂洛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輕易談四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爲注解以質正諸君何如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逕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

無界量可限無扃鑰可啟則于四勿也嘗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是以聖人謂之曰不好學

虛實說

學道貴虛任道貴實虛以受善實焉固執不虛則所擇不精不實則所執不固虛而實實而虛眞虛眞實眞實眞虛此唯眞人能有之非眞人則不能有也非眞人亦自有虛實但不可以語于眞人之虛實矣故有似虛而其中眞不虛者有似不虛而其中乃至虛者有始虛而終實始實而終虛者又有衆人皆信以

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此其人犯虛怯之病有衆人皆信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眞僞不同虛實異用虛實之端可勝言哉且試言之何謂始虛而終實此如人沒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抹援耳舵師憐之以智慧眼用無礙才一舉而援之可謂幸矣然其人慶幸雖深魂魄尚未完也閉目噤口終不敢出一語經月累日唯舵師是聽抑何虛也及到彼岸攝衣先登脚履實地萬無一失矣縱舵師復詒之曰此去尚有大海須還上船與爾俱載

別岈乃可行也吾知其人搖頭擺手徑往直前終不復舵師之是聽矣抑又何實乎所謂始虛而終實者如此吁千古賢聖真佛真仙大抵若此矣何謂始實而終虛如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非不實任先覺之重也然一聞二程論易而皐比永徹遂不復坐夾山和尚已登壇說法矣非不實受法師之任也然一見道吾拍手大笑遂散衆而來別求船子說法此二等者雖不免始實之差而能獲終虛之益蓋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何謂衆人皆以爲實

而君子獨不謂之實彼其于已實未敢自信也特因信人而後信已耳彼其於學實未嘗時習之而說也特以易說之故遂冒認以爲能說茲心耳是故人皆悅之則自以爲是是其自是也是于人之皆說也在邦必聞則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聞之于邦家也設使不聞則雖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寧有實得者耶是可笑也何謂衆人皆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彼其未嘗一日不與人爲善也是以人皆謂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已從人否也未嘗一日不

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謂之禹也然不知其能過門不
入呱呱弗子否也蓋其始也不過以虛受為美德而
為之其終也習慣成僻亦冒認以為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安知其為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然則虛實
之端未易言也非虛實之難言也以眞虛眞實之難
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夫人衆人也衆人不知故
可謂之君子若衆人而知則吾亦衆人而已何足以
為君子衆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慍若君子而不
知之則又如之何而不慍也是則大可懼也雖欲勿

慍得乎世間君子少而衆人多則知我者少不知我者多固有舉世而無一知者而唯顏子一人獨知之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夫唯遯世而不見知也則雖有虛實之說其誰聽之

定林庵記

予不出山久矣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請定林庵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于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庵第屬定林創建名曰定林庵不

虛耶定林創庵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予于天中山而遂化于天中山塔于天中山馬伯時隱此山時特買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予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區區一定林庵安足爲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庵雖小實賴定林久存名曰定林庵豈虛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盖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予

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峰先生在京告予曰周安知學予欲學幸毋下視周安盖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扶身柱側不欲不倚不還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歎羨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予來金陵獲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為

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予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于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于館側别爲庵院而予復書定林庵三字以扁之此又定林庵之所由名也弱侯曰庵存人亡見庵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庵尚存庵存則人亦存雖然人今已亡庵亦安得獨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予謂庵不足記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庵爲何等矣夫從

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予獨怪其不辭卑賤而有志于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況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況於僕廝之賤鞭箠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于充囊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將十日荷詹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

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庵專記定林名庵之由嗚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敷則此定林菴眞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

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箇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

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又以乎無目而不能知人故卒爲人所欺偏愛而不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孔所論確矣其實視世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邪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當即下拜而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

事之而況知吾之爲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才賢之士又曷肯爲我友乎必欲與之爲友則不得不致吾禮數之隆然天下之眞才眞聰明者實少也往往吾盡敬事之誠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眞則其勢又不得而不與之疎且不但不眞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得而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爲無目耳夫使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爲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

之而非也今黃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爲偏愛矣二上人其務與我始終之無使我受無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莫可告語也實知予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予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庵壽庵師事鄧豁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于師故所取之徒如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

知二上人之必能爲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高好潔之說以貽之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以謂溫凊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即使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于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

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邪乎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于今有耿光則此示小功名眞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敢筆之于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尚攻舉子業初亦曾以落髮出家事告予予甚不然之今年過此乃禿然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眞志矣是以不敢題言但時時略示微意于語言之間而

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説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眞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歎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如上人非眞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竈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爲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

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于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于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進于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誰能先之乎故稱之曰

大孝

眞師二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尚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即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即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于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即不可友大槩言

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
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
于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
師弟亦知師兄之眞愛己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
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
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
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
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意婉也亦信念佛即參禪
而不可以徒爲念佛之計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

為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眞師友矣若泛泛然群聚何益耶寧知師友之為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為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常師夫子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為套語其實亦是實語吾雖不能四拜受業一箇人以為師亦不曾以

四拜傳受一箇人以爲友然比世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眞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即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于人者此四拜于人者亦非聾即啞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于二上人之前哉

失言三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精勤遂叙吾生平好高

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日久二上人之高潔比予當十百千倍則高潔之說爲不當矣盖高潔之說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爲應病之藥予觀世人恒無眞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濁了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爲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宜以高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爲止沸益薪況高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矣委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高好潔而不止者太

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眞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爲眞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三蠢記

劉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藥者可謂眞劉翼知己之人矣乎

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言惡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于長進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於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親者又何也盖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讀書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做人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又實有可罵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

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終不可變化何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世之產不事出世之謀蓋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雖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認定死語以辛勤日用為枷鎖以富貴受用為極安樂自在法門則亦不免誤人自誤者蓋定見有氣骨而欠靈利深有稍靈利而無氣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夫既與蠢物為伍矣只好將就隨順度我殘年猶爾

責罵不已則定見一二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二蠢物也豈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記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耻眙時也楊胖平日好瞌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忻然而笑驚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噉廣和尚不覺矍然開眼而問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耳予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

踉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而逃是一叛也懷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之落髪遂以此僧爲師以深爲師祖故深自有懷喜東西遊行咸以爲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弃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諠雜豈閉關地耶明是背祖反揚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黃柏吾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乎雖祖涕泗交順再四苦留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予又問何者是三不答但笑益指祖也時有魚目子東方生卯酉客並在座魚目

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同科乎東方生曰三者皆可死有何輕重盖天下唯忘恩背義之人不可以比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尚知守義報恩也旣名爲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目子曰深之罪不須再申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日久豈道所可同乎使楊胖之待道有深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厚薄爲差况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人品則道爲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脈上刑喜次之

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不然其說爲自
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祖之痛喜豈誠痛
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之志氣果不同于凡
脩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眞足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
道一樣人特利其能飲食供奉已也寢處枕席之足
以備冬溫夏涼之快已也彼以有利于已而痛之此
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報者施者即時已畢無餘剩
矣如今之顧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與道同科也
二子既爭論不決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

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殺速殺此老賣圖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過而愛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無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者也是可殺也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殺更又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昔既無目今又無頭人言禍不单行諒哉

李溫陵集卷之九